



学术名家文丛

陈红映学术文选

陈红映 著

雲南大學出版社
雲南人民出版社



学术名家文丛

陈红映学术文选

陈红映 著

雲南大學出版社
雲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陈红映学术文选 / 陈红映著. —昆明 : 云南大学出版社, 2016

(云南文库. 学术名家文丛)

ISBN 978 - 7 - 5482 - 2586 - 7

I. ①陈… II. ①陈… III. ①庄子 (前 369 ~ 前 286)
—哲学思想—文集 IV. ①B223.55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062337 号

出 品 人：吴 云

统 筹 编 辑：柴 伟 陈 曜

责 任 编 辑：李 红

责 任 校 对：严 永 欢

封 面 设 计：刘 文 娟

书 名	陈红映学术文选
作 者	陈红映 著
出 版	云南大学出版社 云南人民出版社
发 行	云南大学出版社 云南人民出版社
社 址	昆明市翠湖北路 2 号云南大学英华园内
邮 编	650091
网 址	www.ynup.com
E-mail	market@ynup.com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15
字 数	238 千
版 次	2016 年 4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 刷	昆明卓林包装印刷有限公司
书 号	ISBN 978 - 7 - 5482 - 2586 - 7
定 价	45.00 元

本书若有质量问题, 请与印厂调换。(联系电话: 0871 - 67461883)

《云南文库》编委会

主任委员：李纪恒 赵 金 高 峰

副主任委员：钱恒义 张瑞才 陈建国 陈秋生

委员：杨 毅 范建华 任 佳 李 维 张 勇

张昌山 王展飞 何耀华 贺圣达

《云南文库·学术名家文丛》编委会

主任：赵 金

副主任：张瑞才 张云松 张昌山

委员（按姓氏笔画排序）

王文光 王展飞 尤 中 朱惠荣 伍雄武 伏润民

任 佳 刘 稚 刘大伟 汤文治 李红专 杨 毅

杨先明 何 飞 何 明 何耀华 邹 穗 张文勋

张桥贵 陈一之 陈云东 武建国 范建华 林文勋

和少英 周 平 周永坤 胡正鹏 段炳昌 施本植

施惟达 贺圣达 崔运武 董云川 谢本书

主编：张瑞才

副主编：张昌山

编辑：马维聪 柴 伟 杨君凤



学术名家文丛

总序

中共云南省委书记 李纪恒

“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一部承载责任与使命的好作品，必将是一部千古不朽的立言典范，也必将是一部历久弥新的传世教科书。千百年来特别是明代以来，许多贤人君子和名人大家在广袤的云岭大地耕耘、思考和写作，留下了闪光的足迹和丰厚的作品，足以飨及后进，启迪晚辈。在搜集、遴选和整理云南明代以来学术大家、学术名家著作的基础上，由云南宣传部门牵头推出了《云南文库》，这一丛书的面世诚为云南学术研究和出版界之盛事。

编纂《云南文库》是传承云南地域文明、提高云南文化自觉的有益尝试。“七彩云南”这片神奇的土地孕育了对中国乃至世界文明都有重要影响的古人类，造就了云南文化的丰厚积淀，从而构成了博大精深的云南文化艺术宝库。作为中华文化圈、印度文化圈和东南亚文化圈的交汇地，云南自古以来都不缺乏学贯中西的大师和博古通今的大家，从来都不缺乏魅力四射的光辉著作和壮美奇绝的文化遗存。其中，许多学术作品都凝聚了深邃的思想和超凡的智慧，体现了鲜明的地域特色和民族特色，彰显了有云南自身特点的知识谱系和学术传统。今

天，我们将历史长河中的明珠拾起，用心记载云南学术史上的灿烂篇章，正是为了守护云南优秀的地域文化，为了汲取进一步繁荣发展云南哲学社会科学的养分和动力，进而筑牢云南文化自信的根基。

编纂《云南文库》是树立云南文化品牌、增强云南文化影响力的重要举措。云南文化是中华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其悠久的历史文化、多彩的民族文化、独特的生态文化、包容的宗教文化，已经成为文化百花园中一枝流光溢彩、香飘四海的奇葩。千百年来，云南学者中英奇瑰伟之士以及众多寓居云南的外省学者念兹在兹，深植于云南沃土，扎根于传统文化，不懈探索、勤奋撰述，留下了一批经得住历史和实践检验的珍贵成果。特别是抗战时期，随着西南联合大学和相关研究机构的到来，昆明一时风云际会，云集了大批我国现代学术史上开宗立派的学术大师和著名专家，云南成为当时中国学术中心之一，诞生了大批学术经典。新中国成立后，云南学术研究取得很大进展，研究队伍空前壮大，学科建设卓有成效，学术成果日益丰硕，推出了一批享誉国内外的学术精品。近年来，《云南史料丛刊》《云南丛书》等一批历史文献和地方文献丛书相继刊印，云南文化的影响力和竞争力不断增强。今天，我们隆重推出《云南文库》，就是要为更多的人了解云南、熟悉云南、研究云南搭建一个平台和载体，为云南的经济社会发展、文化建设、文史学术研究等提供有益的历史借鉴，为在更广领域传播云南文化、打造云南品牌、增强云南软实力创造更好条件。

编纂《云南文库》是保障人民群众的基本文化权益的有效途径。文化建设的根本就是要用健康高雅的艺术、用智慧明辨的思想、用善良温厚的德行启迪人、引导人。编纂《云南文

库》一个重要目的是丰富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增进人民群众的幸福感。此次收入《云南文库》的著作，涉及哲学、历史、文学、语言、艺术、民族、宗教、政治、军事、外交等諸多方面，包含着丰富的自然、社会和人生哲理知识，体现了高度的人文关怀。阅读这些著作，有助于培育读者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心态，有助于引导人们去发现、享用、珍惜世界和人生之美，能使大众的精神世界得以滋养和美化、人格得以陶冶和熏陶、心灵得以安顿和抚慰、情感得以丰富和升华，从而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多层次、多方面、多样性的审美需求。

编纂《云南文库》是推动云南跨越发展的必然要求。云南早在 1996 年就提出了建设“民族文化大省”的目标，是全国最早提出建设民族文化大省的省份之一。2000 年，我省正式确立了“建设绿色经济强省、民族文化大省和中国连接东南亚南亚的国际大通道”的三大目标，把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发展纳入了全省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的范畴。2009 年召开的中共云南省委八届八次全委会，作出了把云南建设成为“绿色经济强省、民族文化强省、中国面向西南开放的桥头堡”的重大决策，把云南文化建设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2011 年 11 月，云南省第九次党代会进一步明确了科学发展、和谐发展、跨越发展的主题，要求更加自觉、更加主动地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当前，云南人民正豪情满怀地沿着建设民族文化强省的道路阔步前行，具有云南特色的文化模式已经也必将进一步焕发动人而耀眼的光芒。我们将以打造《云南文库》等一批社科品牌和文化精品为契机，继承优良传统，发挥优势，突出特色，以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宏大眼光，锐意进

取，积极开展学术研究，努力创造出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无愧于历史的优秀学术成果和文化产品，更好地弘扬以高远、开放、包容的高原情怀和坚定、担当、务实的大山品质为主要内容的云南精神。

《云南文库》最终得以发行，首先是众位先贤心血和智慧的结晶。在此，我们要对创造了云南学术精品并因此而为中华文化做出杰出贡献的学者们表示崇高的敬意！在《云南文库》的编纂过程中，相关编纂单位、出版单位和参加整理的学者，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兢兢业业地做好编校和出版工作，正是有了他们的辛勤劳动和精心工作，才有如今的翰墨流芳。在此，我要诚恳地道一声，大家辛苦了！《云南文库》从构想走向现实，离不开众多读者和社会各界人士的支持，我也一并向你们表示诚挚的谢意！同时，衷心希望同志们一如既往地为云南文化建设献智献策，欢迎更多的同仁志士参与到云南文化建设的伟大事业中来！

谨为序。

作者简介

陈红映，1930年10月生于湖北省江陵县。1956年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同年考取云南大学中文系研究生，师从著名学者刘文典、刘尧民等教授，主攻先秦两汉文学。1957年被下放到弥勒东风农场。1979年后回到云南大学中文系任教，先后讲授“中国文学史”“庄子研究”“大学语文”等课程，得到师生普遍好评。主要从事庄子研究和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发表论文《庄子〈逍遥游〉探微》《庄子是天人合一型思想家》《庄子天人合一观的形成与批判》《试论中国传统文化对西方现代化的补救之道》等，曾获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退休之后仍关心学校的教学科研，担任文学与新闻学院教学督导，悉心指导青年教师；坚持进行学术研究，出版学术专著《庄子思想的现代价值》《南华真经口义》，发表《“攻乎异端，斯害也已”解析——兼论中国思想专制主义之源流及危害》《何物个人主义——读书笔记之一》《试论战国散文繁荣的原因》等学术论文。2004年应邀出席中国哲学大会并作大会发言。



目 录

Contents

庄子《逍遙遊》探微	1
庄子是天人合一型思想家	12
庄子天人合一观的形成与批判	25
庄子与罗丹的艺术观	37
庄子平等思想解说	54
庄子的自由观	62
庄子的文化渊源新探	73
庄子思想的现代价值	85
庄子与自由主义	97
庄子浅谈	109
老子“无为”小议	116
我与《南华真经口义》	119
“攻乎异端，斯害也已”解析	
——兼论中国思想专制主义之源流及危害	123
“三纲”起源考	132
原始儒学与现代化	137
先秦诸子起源新探	146
论汉赋的主题	160
试论战国散文繁荣的原因	168
试论中国传统文化对西方现代文化的补救之道	181
何物个人主义	
——读书笔记之一	193
我所认识的刘文典先生	216

雲南文庫·學術名家文丛

庄子《逍遥游》探微

关于《逍遥游》，历来有不同看法。关锋认为庄子在《逍遥游》中“举出了‘绝对自由论’的旗帜”，“转化成彻底的主观唯心主义”^①。束景南同志一方面同意关锋的观点，说“《逍遥游》集中反映的是庄子追求绝对自由的人生观”，另一方面又说达到绝对自由的“途径，庄子在《逍遥游》里并没有正面回答，他只提出了问题，戛然一笔收住，留下了这个谜，在《人间世》，特别在《大宗师》里才揭出了谜底”^②，不同意关锋“无己”是达到“绝对自由”的方法这一观点。这里涉及《逍遥游》的主旨，庄子追求什么，如何实现，以及庄子哲学性质等问题，实有进一步探讨的必要。本文谨抒管见，就教于大方之家。

《逍遥游》重点是论述人与自然（包括社会）的关系，阐明庄子对人类与自然关系的普遍看法，是世界观，实质讲的是认识论。不过庄子不像一般哲学家用抽象的概念和三段论式来说明哲理。他是一个富有诗人气质的哲人，像有些先秦哲学家一样，总爱通过娓娓动听的故事，寓言式地表现深邃的思想（《寓言十九》）。《逍遥游》典型地体现了这个特点，是一篇艺术趣味浓厚、寓意深刻的哲理散文。庄子饱含激情，浓墨重彩，多次描写大鹏，一则曰：“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再则曰：“鹏之徙于南冥也，水击三千里，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你看，形体硕大无比的大鹏，振奋双翼，同自然搏斗，激起的浪花有三千里，而且有志“图南”，到那“其远而无所至极”的高远境界，昂扬的精

雲南文庫·學派名家文丛

^① 关锋：《庄子内篇译解和批判》，中华书局1961年版，下引同。

^② 载《哲学研究》1979年第11期。

神，非凡的抱负，何等伟力，何等气魄！毫无疑问，庄子是肯定这个形象的。但庄子极力塑造这样宏伟、雄健的美学形象，究竟寄寓着什么思想呢？我认为体现了庄子力图摆脱精神桎梏、追求自由和对于某种事物的向往。但这追求和向往的是什么，开初还不甚了然。当蜩与学鸠囿于偏见，不理解大鹏，对它发出讥笑讽刺时，庄子轻轻点出“小知不及大知”，燕雀安知鸿鹄之志，我们才恍然大悟，原来大鹏，这庄子理想的化身，象征着对“大知”——最高、最完美智慧的探求。其实，《逍遥游》通篇都应作如是观。小年、大年、小用、大用，都是“大知”的衬托，用以烘托“大知”的。这“大知”，不仅小如鸣蝉、斥鷃之类不理解，眼光狭小、慕羨彭祖的“众人”，没有树立整体世界观的宋荣子，乃至博学多方的惠施也不理解。所以庄子不仅发出了“不亦悲乎”这悲天悯人的慨叹，而且还正面提出了摆脱束缚，获得“大知”的课题；同时也指出了什么样的智慧才是完美的最高的智慧。一生执着追求“大知”这一高尚理想，充分体现在《庄子》全书中。《秋水》中的河伯与海若，就是永不知足、思索“大理”、追求真理的形象。寓言故事中的许多能工巧匠，是人民“大知”的代表，也是庄子理想的智慧典范。正是这些人民智慧的代表，燃起了庄子的智慧之光，启迪他去探索什么是“大知”“真知”。

上面我们分析了庄子借助于大鹏这一伟大的美学形象，寄托了他的哲学理想——追求“大知”，自然也包含他的美学理想。前人有见于《逍遥游》屡屡提到“大”字，说“通篇以大字作眼”，强调“大字是一篇之纲”（林云铭《庄子因》）。但林云铭未能具体指出“大”的内涵，比他的前人似乎后退一步。东晋和尚支道林首倡“庄子建言大道，而寄指鹏鷃”之说，意谓鹏鷃故事寄寓了庄子对“大道”的理想。近来有一二同志，先后和之。称《逍遥游》的主旨表现“大道”，也不无道理。《知北游》里“至道”有时又称作“大知”。林希逸说：“大知，至道也。”（《南华真经口义》）“至道”也是“大道”。不过，我想庄子在《逍遥游》中明明讲的是“大知”，那还是尊重本意为佳，不必另生他解，以致歧误。例如，谢祥皓同志在《〈逍遥游〉评论》中这样规定“大道”的内涵，说“‘大

道’的本质特征是超脱于现实的物质世界之上”^①，恐怕就与《逍遙游》本旨大相径庭了。“之二虫又何知！”岂止二虫。尘世的“众人”、宋荣子、肩吾、惠施，在庄子眼中，他们都是眼光如豆，没有“大知”的低能儿。庄子所企求的不是“鷗鷺巢于深林，不过一枝，偃鼠饮河，不过满腹”的“小知”，而是向往那象征“大知”的“无何有之乡，广莫之野”的高远境界。

那么，庄周所追求的“大知”，究竟是什么呢？在具体讨论这个问题之前，先粗略考虑一下庄子对知识或认识论方面的思考是有用处的。

《养生主》有一段著名的话：“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已。”庄子看到了个人生命的有限和知识无限的矛盾，不利于人们对知识的获得，从而引起他的惶惑不安。人们常因这句话断定庄子是悲观的不可知论者。这样的评论是否公允，暂且不论。但庄子在中国哲学史上确是第一个提出并要解决这个矛盾的哲学家。他没能像恩格斯那样，把人生视为不断延续的系列去解决个人生命短促、知识无穷的矛盾，这是我们不能苛求于古人的。但庄子有自己的答案。在他想来，为了弥补有限的个人生命难于穷尽无限的知识这个不足，哲学家们就应当去寻找一种摆脱那种狭隘见地而获得某种普遍的原则，一种持久的世界观和认识论。庄子正是这样想，也是这样做的。他在《德充符》里说：“以其心得其常心。”王先谦解释道：“以吾心理悟得古今常然之心理。”（《庄子集解》）庄子又主张“以其知之所知，以养其知之所不知，终其天年而不中道夭者，是知之盛也”（《大宗师》）。人只要在有限的一生中，用自己已经掌握的知识去得到更多的新知识，一辈子不间断地学习，就能获得丰富的知识。这样对知识乐观的追求精神，似乎是不能把庄子推到不可知论的阵营中去的吧！《大宗师》还说：“夫知有所待而后当，其所待者，特未定也。”成玄英疏：“夫知必对境，非境不当。境既生灭不定，知亦待夺无常。”这个解释符合文义，是正确的。“知”“所待”的是“境”，也就是《则阳》说的“知之所至，极物而已”。这里不仅把意识决定于存在做了唯物的规定，而且还认识到知识的正确与否是随变化的客观对象而定这一深刻思想。因此，庄

^① 载《人文杂志》1981年第6期。

子进一步体察到人的认识是受客观环境制约的。井蛙、夏虫、朝菌、蟪蛄都因为受到空间、时间的限制，不能直感海的伟大和春秋晦朔的代谢，这是客观限制。解决的办法只有像河伯那样走到广大的世界里去，开阔眼界，才能增长见识。这距离实践是知识的源泉这一真理多么相近啊！须知，这闪烁着真理光辉的思想是通过形象启示给我们的。可以说，庄子已经朦胧地意识到了实践对认识的重要性。因为，无论解牛的庖丁、承蜩的老者，还是善泳的丈夫，他们的知识技能都是从实践中得来的。庄子家贫，靠打草鞋为生，有这样的认识是很自然的。

人的认识固然受客观环境的影响，但更为重要的限制却来自主观世界，它妨碍人们去获得“大知”“真知”，影响人们得到完善的智慧、真理性的知识。摆脱主观的自我束缚，这是庄子奋斗的目标，也是达到“大知”自由境界的必由之路。大概出于这种考虑，庄子在《逍遥游》里写下了辉煌的结论。下面我们就回到正题，看看庄子的“大知”是什么，通过什么方法得到，从而达到自由的理想境界。

《逍遥游》中论断性的话不多。在叙述了一连串的故事后，写下了下面一段总结性的话：

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者，彼且恶乎待哉！故曰，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

这画龙点睛之笔，是全篇的灵魂，对于了解《逍遥游》的主题思想甚至《庄子》的思想体系，都是十分重要的。庄子研究者都认为《逍遥游》是庄子的代表作品。但对这段话有人认识不足。关锋倒是十分重视。不过，他对其中的词语解释有很大的主观随意性，抛弃了汉学治学的严谨传统，把“理论”建筑在沙洲之上，得出的结论自然是错误的，为此，有必要对原文做详细的注解。

乘天地之正。“乘”当如《孟子·公孙丑》“虽有知慧，不如乘势”的“乘”。《文选·典引》：“乘风载响。”李善注：“乘犹因也。”并引《荀子·劝学》“吾尝顺风而呼，声非加疾而闻者彰”为证。《说文》：“因，就也。”《玉篇》：“因，缘也。”“因”“缘”“乘”都是顺的意思。郭象以

“顺万物之性”释“乘天地之正”，正是以顺解“乘”。《山木》：“乘道德而浮游”，林希逸说：“乘道德者，顺自然也。”《人间世》：“乘物以游心。”宣颖以“随物”释“乘物”（《南华真经解》）。都是把“乘”解作随顺。

“正”是个关键性的词。《说文》：“正，是也。”《尔雅·释言》：“是，則也。”郝懿行疏：“是事可法则。”是即法则、规律之意。所以《说文》又说：“是，直也。”古文“直”作“𡇗”。段玉裁注：“什犹目也。从木者，木从绳则正。”“从绳则正”，也有法则、规律的意思。焦野说：“在中国的象形文字中，正和是，是一个字，就是太阳在天上走路的一幅画。”^①“是”籀文作“𡇗”，像太阳在天上运行，也有规律之义。“是”即实事求是的“是”。毛泽东同志指出实事求是的“‘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改造我们的学习》）。又“正”与“性”通。朱骏声说：“正段借为性。《列子·黄帝》：‘养正命’，注：‘正当为性。’”（《说文通训定声》）上引郭象即以“性”释“正”。王力先生在《古代汉语》中亦从其说。“天地之正”，就是事物的实际本性和规律，正如我们今天说“实事求是”，有时指客观实际，有时指规律，意正相同。当然庄子对事物规律性的理解没有我们现在这样深刻，又多半指的是自然界，但他认识到自然有规律，这是不错的。蒋锡昌在《庄子研究》中断言：“天地之正，即自然之道也。”“道”在老庄哲学中有规律的意义。不过，在《庄子》中，“道”又是一个有多种含义的词，既有唯心的神秘成分，又有唯物的因素，以“道”释“正”，概念含混不清，关锋就钻了这个空子。

御六气之辩。御与乘互文错举，义当一律。《说文》：“御，使马也。”段注引《周礼·太宰》：“凡言驭马者，所以驱之，内之于善。”使马走上正轨，亦有顺规律之义。《管子·戒第》：“是故圣人……御正六气之辩。”戴望注：“所以循其变也。”以循训御，正与《庄子》同义。《汉书·扬雄传·甘泉赋》：“风从从而扶辖兮，鸾凤纷其御蕤。”师古注：“御犹乘也。”也是随顺之意。闻一多先生也说：“御亦乘也。”（《庄子内篇校释》）但在具体解释御时，则说：“六气言御，当指神人乘风雨，蹈云雾之事，即上

^① 载《光明日报》1982年2月18日。

文‘列子御风而行’之御。”又在解释“御六气之辩”和《韩诗外传》“圣人养一性而御六气”时，认为“御字当训调节”，都于义未安。“六气”，学者多解作阴阳风雨晦明，就是自然。“辩”，《释文》：“辩，变也。”就是变化。庄子认为自然界的变化也是有规律的。“游”指认识活动。

基于上述理解，试译如下：

假若（人的认识）能顺着自然的规律，跟上永远发展的事物，哪里还会受约束（而不自由）呢？

如果我这样理解不错的话，那么庄子要告诉人们的正是这样的思想：人的认识应当和客观事物一致，事物在不断发展变化，认识也必须跟上，做到主观与客观统一，才能不断获得新的知识，认识世界，从而得到精神上的自由。这就是庄子所追求的“大知”和自由。庄子这个命题，朴素地、唯物地解决了思维与存在、主观与客观的关系。认识必须适应自然这一总原则，是《逍遥游》的基本思想，也贯穿全部《庄子》，是庄子思想的核心。今天看来，仍然具有普遍的真理价值。

有趣的是关锋将“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译作“乘着天地的真正精神，驾着六气的变化”，他又另作解释：“所谓‘御六气之辩’就是驾驭‘六气’的变化，超乎‘变化’之外，与使得‘六气’变化的东西（道）一体。”“六气”言驾驭。驾驭即控制。且不论这在训诂上已不合庄子原意，就整个庄子思想体系来说，只有顺应自然，而没有对自然的控制。更令人吃惊的是关锋采取了偷梁换柱的办法，歪曲庄子本意。本来是说“御六气之辩”，关锋则说“与使得‘六气’变化的东西（道）一体”。把主宰“六气”的“道”偷偷换了进去。然而，最典型的还是他对“乘天地之正”的解释。为了不致断章取义，现将这段原文抄录于下：

假定庄子的“道”还多少有点客观规律的意味吧！可是，他要乘“天地之道（正）”以达绝对，以达“无所待”的境地，他要与“天地之道”并列、齐一，与道同体……那么，所谓“道”